

資治通鑑考異

十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

讀史學纂輯侍讀學士秦鳳臺高崇禧宣種國河鄧國魯魯三香履實對寧官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十二

元和八年三月丙辰杖殺僧鑒虛寶錄在二月按長曆一月乙酉朔三

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耳

七月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實錄云李光進請修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

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

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闕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割

屬天德交割惟有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數耳

九年閏八月丙辰吳少陽薨實錄少陽卒在九月已丑下任辰上而并元濟

焚舞陽言之統紀舊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朝唐紀張弘靖請為少陽廢

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己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

十月崔潭峻監軍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

十年三月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改連州舊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

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干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

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

人豈綠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為死別目恐傷陛下孝理之

風憲宗曰為子尤須謹慎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

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曰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唐諫諍集度曰陛下

方侍太后以子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

俄而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

俄而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



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幸相對曰禹錫
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
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劉遂改為連州按
柳宗元墓誌將拜跡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
錫除播州時裴度未為
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六月盜殺武元衡斬張晏等李師道客潛匿亡去

弘靖傳曰初盜殺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
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
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
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宗不聽及田弘正
入郵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玄有所說卒
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皆嘉珍門察
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
以元衡吐尹少婦乃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為皆指
承宗耳今從薛

圖存河南記

七月李師道遣賊謀焚東都官闕

後院潛召募一百餘人兼造置兵仗部署已定會門
子健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
重賊黨迫蹙遞相蹂躪四面矢下如雨俄然殄滅因縱
火焚其院宇悉為煨燼今從實錄為

九月韓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
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
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
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
之後鎮定一方居疆寇之間賊望甚著若異志與
諸鎮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嘗失巨節
朝廷若疑其有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則光顏重胤更
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曰不怡有何狀可
恐毀之過其實耳

十一年十一月柳公綽杖殺神策將

柳氏叙訓曰公
綽杖殺神策將
穆宗朝為大京
公

云朝有禁軍校冒驕卒唱駐馬斃之翊曰延英對上云
怕也取則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偏裨躍馬衝
尹在取則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偏裨躍馬衝

過此乃輕陛下瀆不獨試臣且杖無禮之人不打神
策軍將按公綽憲宗穆宗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恐
非穆宗所從為叙訓
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十二年正月淮西人輕李愬不為備舊傳曰愬沈勇

故能其卑弱之勢以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之
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郵坊騎兵二千益之

鄭澥平蔡錄曰正月二十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
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新與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

戰公詳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
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

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廊坊馬步共二千以
浦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了士

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
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

皆笑其說則是人取
知之恐非也今不取

九月愬斬淮西將孫獻忠舊傳作孫忠憲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

并洄曲軍本愬專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及云
洄曲子弟歸求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為洄曲

十月辛未李愬龍襄蔡州舊愬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

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愬自帥中軍二千田進誠
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

李祐為前鋒其十七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
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解告師期於裴度按

先七日即云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
七日愬又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愬

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
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
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即十

六日也實錄已卯執元濟
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十三年正月李師道謀逆命高沐與郭昉李公度諫

之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昉所使詣李愿者
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十一月田弘正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河南記云
營於陽穀

西北今從實錄

十四年四月皇甫鎛之黨擠裴度李逢吉曰鎛與宰相

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為相今不取

十五年正月帝暴崩時人言陳弘志殺逆實錄但云

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漸內官

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

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常侍陳弘志

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

弒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不能

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

十月王承元年二十年舊傳作年三十三則按承元年大和十七

矣今從實錄鄭覃崔暉等諫宴樂改游禽酒坐朝常晚暉與同列

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改游聲色為事公晨朝

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改遊聲色為事公晨朝

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

國之眾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

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灑天宗廟甚誠至百姓

子為之動容歛袖慰而謝之按辭是時未失承而用之

皆誤也今從實錄舊傳

丁公著對宴樂非佳事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

云舊紀遂云其日上歡甚顧公著云

李光顏救涇州舊傳光顏救涇州事

十一月鄭覃宣慰鎮州王承元與柏耆諭諸將舊承

始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

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

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

人赴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
從承元耳傳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劉總乞弃官為僧舊溫造傳曰

使河朔兩旨遷熙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

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總起居舍

人充太京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奏

總奏乞已及造使還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已卯劉

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

兩河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也宣慰

三月總以印節授張玘之新傳曰總以節付張臯臯玘

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刺髮

四月詔黜鄭朗等科此蓋言其始者登進士甲

七月幽州軍亂殺張宗元舊傳張宗

又殺張徹同實錄徹到後數日軍人悉徹與弘請

引置館中徹不自遠疑就我人抗聲大罵復過加害

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府監亦

惜不取留遣之而密奏始至孤怯須疆佐乃濟發

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司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

居戶餘聞有中贊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

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

出守者以告其餘人如遷之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

為其帥告此其餘人如遷之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

道南於軍中何敢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或

擊汝何敢死君抵死罵眾不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或

擊汝何敢死君抵死罵眾不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或

已照官月餘則離幽州矣今從實錄參以墓誌

再貶張弘靖吉州刺史

舊傳貶州刺史今從實錄

按明年乃

田弘正遣魏兵歸

舊弘正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俊值

曰道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

十一月薛平斬馬廷峯

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

馬曰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於無棣臨當

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

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

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

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尚書已

赴闕亭三軍將交皆延無頭以待留後賊必信之儼然

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

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步騎雲合賊衆擊擾不

賊衆果陷於我圍信發一殺後釋田驅入青州橋令還

知所為悉皆降火遂令殺後釋田驅入青州橋令還

家待以不死齊發

一處霜刀齊發

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鄆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

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遷實錄作馬廷峯

舊傳作馬狼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

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

作韓公

二年正月白居易言諸道兵計十七八萬白集作七

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

二月元稹同平章事

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

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

與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韋

樂慶而韋貴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

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裕於元和時

父之元稹頃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煩款密達

雷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

豈能排之語耳今不

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

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為守同
裴度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
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
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凌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
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凌辛巳積為相蓋
積未為相時勸上也

劉悟誣軍士作亂

實錄監軍劉承借頗恃恩侵權嘗

異日有中使至承借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
徑則必為其困辱矣于衆司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借
叔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來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
悟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來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
之退匿承借囚之新真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
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既
因承借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
所為耳今承借各從實錄汶名從杜書

三月王智興逐崔羣

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

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
上心表請因授智興羣不報智興回戈城內皆
是父兄開關延父今兼取之

李光顏乞歸許州

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

差跌即前功悉弃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
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廷湊今從實錄

四月張平叔請官自糶鹽韓愈章處厚言不可

實錄

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監法及處厚駁
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王寅三月十一日
愈論監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
不知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五月于方客王昭于友明

實錄初作于友明後作于

今從實錄之
初及新書

李賞告于方結客刺裴度

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

而惠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定能構度乃自襄陽召
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
丞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吉之謀因留人鄭
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
軍奏告事人李真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朝裴
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官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
何必召逢吉又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
入逢吉告使李賞告之下御史被鞠賞急必連引逢
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
目告耳非逢吉教令也

七月壬辰宣武軍亂逐李愿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

度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容反逐
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
日方奏到京師疑實錄七字誤為六舊
記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四日

九月竇易直誅王國清及其黨二百餘人舊易直傳

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為賞敵
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
大呼入獄中寡取國清而出之囚欲大剽易直登樓
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眾喜倒戈

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劉軻牛羊曰曆曰穆宗不

子時牛僧孺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
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
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墻
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
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若此
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

三年三月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

使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賜德
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
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但之九月出德裕浙
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德裕是交怨愈深蓋德
裕以此疑然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五月柳公綽誅舞文吏柳民叙訓曰公為襄陽節度

繫其駿尾披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圍人
人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駕馬之性公

殺之有齊縲者哭且獻狀曰遷三十二喪于武昌
為津吏所遇不得出公覽狀召軍侯擒之破其十二
韓愈與公緝禾時歲餘鄰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
表者乃事敘訓舊傳皆誤也察齊
九月辛西南詔王九

七月南詔勸利卒立豐祐
錄九月辛西南詔王九

九月李逢吉結王守澄
李讓夷劾宗實錄曰逢吉用

澄澄結上於東宮且言逢吉藩僚時又新為右補闕續為
日張又新李續皆逢吉藩僚時又新為右補闕續為

度支負外郎劉昫承之為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
是逢吉有劫於守澄仲言為逢吉守思復為相乃使訓

鄭注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為不誣然未
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

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為逢吉藩僚乃在逢吉再
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云

十月李紳為戶部侍郎
紳自望輕頗忌朝果交結

名之士不居近署封植己類以樹黨受進修之士懼
為傷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

人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是無人情憂駭此蓋
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無人情憂駭此蓋

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
之如是今從恭宗實錄

四年二月韋處厚上疏救李紳
紳處厚傳曰劾宗即位

紳乃講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帝活其
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錄

三月劉栖楚叩頭諫晚朝
實錄曰莊周云為善無近

近名之善即必忍為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
果敢肯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効且夫

事之道是豈能知乎
漢氏之

事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

州後

州後

州後

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官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敷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難實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覽章疏卒有克明之難實炳楚兆之沉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桎楚道之哉賣前直而資後詐殊可歎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桎楚而疆毀之邪今所不取

四月八關十六字

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物其間忠邪溷殺固亦多矣其疎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此皆出於李讓夷劾宗實錄按桎楚為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為桎楚為逢吉所善故深誣之耳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

續牛甫松日曆曰太牢既交惡黨潛豫茲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

宗仙駕至霸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室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保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云兄弟蓋報乃令改葬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為及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矣銘所謂媿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寶真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八月庚戌劉悟暴疾薨子從諫匿喪賈直言責之

據絳疏云悟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

十一月李絳請除昭義師李逢吉王守澄不用其謀

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二年正月張權輿言裴度名應圖

識舊逢吉傳曰裴

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失攢身乃相與為謀
欲但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
相有天分名應謠識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
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
天上有人口被驅逐而已蓋民間先有此
謠權輿因言度名應謠識非撰之也

十一月癸卯百官謁見江玉甲辰見諸軍使魏蕃文
宗實錄

真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
云別日今從崇宗實錄

文宗大和二年閏月丁志紹討李同捷實錄或作于
志紹或作亦志紹舊紀傳并志
紹新紀傳作亦志紹今從之

馬植勛之子舊傳勛作曠誤也
勛事見德宗實錄

三年五月壬寅加李載義平章事實錄作
庚寅誤

貶柏耆循州司戶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
于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

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同捷與其家屬赴京
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隙縱恣指揮彈壓奏報蔑聞

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置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
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

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
既行謀言王廷濬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

獻諸將疾耆功比奏橫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
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

文宗不得已而貶然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
亮奏其受同捷

奴婢綾絹故也

六月王庭湊請納景州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
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

平庭湊懼而
復進之也

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奉何進滔知留後新進滔傳曰
進滔下令曰

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眾唯唯孰殺使及監軍者
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

入平詔拜留後按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
聽大破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進滔德政碑

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爲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總
事者論之曰譔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

事者論之曰譔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

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黑既分善惡無誤
會眾顯戮共奔成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弔此
恐涉溢美之辭
年今從舊傳

十二月南詔陷成都外郭杜元穎保牙城實錄寇及子城元穎
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
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
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
憂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

四年二月李絳為亂兵所害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人近說軍士曰將收
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
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
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變以賞眾皆
快快而退出壘門眾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使楊叔
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已與絳為隙父
大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

六月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實曆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
禾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殊
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
云司徒裴度誤也

五年二月宋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按舊璠傳去年七月為京兆尹
十一月遷左丞故申錫得
罪時京兆尹乃崔瑄也

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千我舊傳
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千我舊傳
日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
人復歸成都按實錄
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八月牛僧孺言得維州未能損吐蕃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論董
勅纔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
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貴錄大和六年三月吐
蕃遣論董勃蕤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
敢僧孺墓誌亦無董勃等右蓋舊傳誤也

六年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子胡特勒立
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射駝馬到且報可
汗三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今

傳新

七年正月劉從諫歸鎮心輕朝廷補國史曰文宗朝

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諸權要求登台席人信盡可

其國李公固言無一門能言從諫欲其誠懇遇不假

於私第投誠願至再三年及即世謂曰僕射先

君以私第投誠願至再三年及即世謂曰僕射先

領國位射南宮豈是朝廷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

報國僕射若請邊陲一鎖大命賞封功區區求一

何容易其比謂僕射亦英雄尋常偏蕃之臣今求

出然從諫安在深為解體日諫果以本官加平章

辭歸國恩幸望保家勿後嗣從諫以笏叩額灑淚

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觀之重臣

其因言此年未為相道錄

徐州卒驕高瑀不能制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

上筆使于堂下此蓋文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

七月加楊志誠檢校右僕射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

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

九月王守澄奏鄭注為神策判官開成紀事曰五年

出鎮邠如以與注姻懿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

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未幾文亮

從亮於守澄資為守澄誣構決潞劉從諫本欲誅

注忌其權勢因辭為節一月使至潞州偶遭其

會體獲愈大和七年自三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

聖體獲愈大和七年自三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

黃不從風七年九月自三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

蕭化使外不連朝臣兩路以往自城射轉固恐為禍

不吝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
 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迷寢不行王
 矣天德無名醫便及朝獻替記曰八年春
 後術院或欲今為左神策軍判官注自稱
 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
 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路
 從諫要約令却薦入今從實錄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

通鑑二十一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一

此謂醫藥書籍置於醫署書庫內醫署書庫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十三

太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

六年六月又中敏請

太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六年六月又中敏請

太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

王守登薦李仲言

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王守登薦李仲言舊傳李守初名仲言居洛中李

十二月史元忠為盧龍留後實錄後十一月鎮州奏出

三軍遂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幽州而奏之耳此

九年四月鄭注舉李欵自代外甘露直名而陰事注按

款彈注此皆當時唐人見注舉欵自代遂有此疑耳與

路一有為鎮海節度使舊隋傳曰德裕敗袁州長史

德裕敗前四日今不取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

上與李訓鄭注密謀誅宦官舊傳臣以為時已出易義

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用

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言

仲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除徐之言

得今年四月辛亥許康佐進集左氏傳三宗與訓言

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宗與訓言

顯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言

七日，敗李甘封州司馬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

甘昌言於朝云云敗封州按

八月杖殺陳弘志舊傳李訓既秉衡即謀誅內豎

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言

九月丁卯李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宋敏求言

急無重望特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言

乃出為興元節度按固言言

鄭左為鳳翔節度使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與李訓求

鳳翔節度使九月固言言

十一月韓約奏甘露李訓奏未可遽宣布

按訓奏甘露

為甘露而自言恐非真瑞者蓋欲使官官盡往

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三日令狐楚所尊之

張仲方權知京兆尹

實錄乙丑閣門使馬元贄已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

當時止是口宜至此乃降敕耳

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

皮光紫見聞錄曰崔慎由

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

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燦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然

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

曰其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指紳長行兄弟甥姪

僅三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

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

二廣逕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准俛首又曰不為

拋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拋為拘木

梳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

炬送慎由出邃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

疾出翰林遂金勝其事付消故消切於勦絕此司者

由也誅此司後始入朝為右拾遺外郎知

歲舊傳崔慎由沒以授其子消故消惡中官終討除之

制詰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慎由欲重

官宜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戊辰張仲清獻鄭注首

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

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

事注傳云二十六日扶風聞朝觀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

觀十九日也至扶風聞朝觀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

清殺注不書日以傳疑

十二月元賞杖殺神策軍將

開成紀事以元書少

開成元二十三月命京兆收葬王涯等十一人

元書少

北薛元賞於城西張村
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七月取李孝太二女入宮
實錄上云取孝本二女入宮
入內下魏暮疏云取孝本

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
返在石軍先取長女入內暮不之知又取次女暮乃

知之上
疏故也

二年七月韋溫罷太子侍讀
舊傳曰無太子侍讀每
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

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子侍讀
猶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

舊傳誤今
從新傳

三年正月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
舊傳三年楊嗣復
輔政薦珣以本官

同平章事按珣與嗣復
復並人可今

五月詔停奏祥瑞
實錄初上謂宰相曰歲豐天豈
非祥瑞宰相因言春秋不書祥瑞

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
以爲因杜琮進言今兼取之

十月太子永暴薨
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而泣曰朕爲
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而泣曰朕爲

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官省事秘外人莫
知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日暴薨

郭政爲邠寧節度使
舊柳公權傳作皎按子儀子
姪名皆連日考公從實錄

十一月張元益出定州
軍請公史曰易定張公繼統軍務
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繼統軍務

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誠元益歸闕三軍
復効幽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建制命廟謀未決丞

和衛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與師且行弔贈
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扈討之不遲上前玄陳短

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疎進追元益詔意深叶睿謀詔
元益知太祖孝忠功列罪彘垂於不朽詔意深叶睿謀詔

克荷遺訓不墜義風云云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
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上

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苦廬請監軍使幕府
準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

德厚君賞爲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珣也按實錄珣定
所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爲相補國史蓋

德厚君賞爲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珣也按實錄珣定
所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爲相補國史蓋

德厚君賞爲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珣也按實錄珣定
所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爲相補國史蓋

吐蕃彝泰贊普兄弟達磨立吐蕃益衰

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

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十一月上問周墀可方何主

高彦休唐開成後常鬱

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閒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復不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

回紇相掘羅勿借朱邪赤心兵殺彰信可汗國人立

于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

陳利害云云嗚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

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

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

昌因奏勿篤公為署蠟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

崩武宗即位遣嗣譯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

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為可汗安得

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

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

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盧奴特勒

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

兵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

五年正月立穎王瀍為太弟

唐開成五年也文宗

宗為穎王瀍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

言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

貴子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

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眾即藩邸奉迎安王

中貴遙呼曰逆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

為兄即大者不言安穎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擗髻

命迎大者不出矯言曰大者穎王也大家左左以王冠

裹裙走出呼為太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

必亦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弟合立志少疑瞞懼不取出穎王神氣抑揚隱干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眾或誤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日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穎王瘞立為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或未五嗣帝位如陰為助畫故唯號才人蓋亦取於關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謬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

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舊傳曰安王溶穆宗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實錄

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殯或服按文宗以四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

九月黠戛斯破回鶻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制作紇吃斯又作紇挖斯今從德裕會昌伐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

回鶻別將句錄莫賀殺盭馭舊傳作句錄未賀今從新傳

十月劉沔屯雲迦關新傳實錄作雲伽伽關今從一品集

十一月裴夷直坐漏名貶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武宗會昌元年二月回鶻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眾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

三月誅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珣舊紀開成五年八月開成五年

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一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顥學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薛季稜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珣為桂管觀察德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民官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

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郾傳使王起等拒而獲濟
遂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
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擢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
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
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
李珣不利於陛下我宗性急立命使往湖南桂管
殺嗣復與珣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逸季稜不當至
此月始再貶珣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
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帝赫怒欲
殺之中使既發雖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
杜仲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郾崔珣
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月
二十四口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
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美直余遣人問鹽鐵崔相度
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言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
草約奏狀二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珣續至崔郾次
至陳相最後至已巳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
狀進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
第二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
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公既知只是二人嗣復李
珣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
無不驚懼請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
遠貶唯此一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
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邀得丞相兩
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德
裕極力救解繼於叩頭流血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
可矣及召入延英殿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榻秦事
嗚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
宣示今從實錄
亦采獻替記

六月王哲諫建道場受法籙坐貶

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
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又上疏諫求仙事詞甚切
直貶河南通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
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左消關劉
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
歸真建道場親受法籙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也信
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
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八月張賈為巡邊使察回鶻情偽

至覽所奉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今又知堅昆
等五族深入陵虛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

所特勤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
寇臣復本蕃文曰但緣未片非的難便聽從又回又
慮邊境守臣或懷疑阻又曰故遣張賈往
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

詔田至約勒將士及雜虜毋犯回鶻舊紀八月烏介

死部人推為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
上盟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帥數千帳近西城田
年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工迦斯表借天德城乃乞
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
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未回鶻為黠憂斯所攻
部族離散烏介奉六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
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
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察議議者夕云
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
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饑餓尤甚將金寶
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攘奪之心
與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稱退渾黨項
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人居其半上令宰臣商量
德裕面奏云云八月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兵
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昌集奏狀中按舊紀
實錄皆采集衆書為之事前後
多差玄今從伐叛記一品集

閏月以穀二萬斛賑回鶻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

錄十一月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續至盟沒斯處
訪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
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己知新立
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石然則
盟九月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盟沒斯等耳
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
并賜之二萬石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
言其事非以閏元月中即降使賜米也

幽州軍殺陳行泰立張絳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殺

言行泰係虐請以鎮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
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
兩人為一人諱也今從
舊仲武傳伐叛記實錄

十一月回鶻上表借振武一城新傳曰達干奉主來

之劫主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闕拒却之
按烏介方倚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

二年三月回鶻盟沒斯殺赤心僕固

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

盟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

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

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赤心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為

盟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眾大潰東

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

與特那頡頏擁部眾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

其屬盟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

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頏戰勝全占赤

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

入幽州維武軍西北界新傳曰盟沒斯以赤心茲祭

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

可汗敕書雖云去歲盟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既立

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盟沒斯自本國破亡

之初奔逆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一年是則

盟沒斯自有部眾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

赤心僕固於可汗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馬介又安

肯隨盟沒斯同謁烏介乎蓋盟沒斯自惡赤心桀黠

誘至己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盟沒

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

在召諸道兵討焉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

禾知是那頡頏特下為復是汗遣來蓋那頡頏特下脫

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

實錄符澈奏回鶻掠橫水事

集比沃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

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

有此奏故置於此

四月壬午李德裕請加盟沒斯官賞

一品集異域歸

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盟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

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盟沒斯送款者蓋盟

以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

帥眾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款

者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哉其餒殍之徒曾

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

降唐也

甲申嗚沒斯降一品集嗚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

也今從歸 忠傳序

五月張仲武大破那頡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

皆無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

眾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一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

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

督外宰相四人其它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

言仲武破那頡月日故附於此八月回鶻帥眾至雲州詔發陳許等兵屯太原實錄

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

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把頭烽突入

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

六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

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

今此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

殘破歸附國家朝廷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

其同女計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

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

頡歟未敢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

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

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盟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

有本分馬其馬價綸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卒

國殘破以在邊陲此已量與盟沒斯優當其盟沒斯

以下本分馬價綸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

月十九日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其所求欲其早離

塞下此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

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

所營事令且任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

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鶻狀云臣

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臣比聞戎

虜不解攻城只知馬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弈仗道又

不會斫營儻令石雍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

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

七月朔日云今月一猶云所漸逼石頭嶺事宜是尚未
置把頭烽南也又八月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狀不察具
魚到把頭烽北已振武界肯不殊日等今月一狀白所
商量石與在天德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意
則許是殊未可知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
陳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勸發陳許與吐蕃連結則兵至
河冰合時深慮可汗所出過河兼許徐汝襄陽等兵至
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則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
冰未合前各到所然則回鶻突入大川犯雲州
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猶未九日始奏到
故議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日從舊紀
丁丑賜盟沒斯及其弟等姓名至舊京師六月以盟沒斯等
充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宰相二年冬三
年春回鶻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弘順舊回鶻
有盟沒斯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弘順舊回鶻
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

遣石戒直還國賜可汗書
為招討使詔在下按劉河張仲武

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諸悉昨緣收外議云石誠直久在
置是已入奉使意科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
必在此勸回然則遣石戒直賜可汗書也
所在此勸回然則遣石戒直賜可汗書也
在此勸回然則遣石戒直賜可汗書也

十二月吐蕃來告達磨替普之喪
實錄丁卯吐蕃

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
臣焉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據補國史尋泰卒
後又有達磨替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
尋泰替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不書
國史疑文宗實錄關略故它書開成三年已尋泰以
和十一立至實錄云僅三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尋泰
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尋泰
年亦至是議以達磨為尋泰也

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
補國史曰恐熱本姓末名農力

元也論官族則曰尚其中字呼郎
元也論官族則曰尚其中字呼郎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一

二十一

德裕之策
今不取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梁

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代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邗支故事耳致此誤也

二月李德裕等言求安西北庭非計德裕傳曰三年

憂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點夏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沒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

四月劉從諫從子匡周實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

李德裕請討澤潞按舊紀傳交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繫於四月

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

解朝政至上黨實錄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崧

已為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

五月以李宗閔為湖州刺史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

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

宰相欲且遣使諭劉稹上即命討之獻替記曰五月

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

分舊本紀至薄晚... 制討慎今從降... 實錄

崔鉉同平章事實錄李諱... 引鉉

九月以石雄代李彥佐實錄召彥佐... 奉朝請俟

尊今又罷晉絳復

十月庚申上稱石雄良將獻替伐叛... 皆云十月

已已奏到庚午對宰臣

十二月王宰進攻澤州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 澤州

此月三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

劉稹請降於李石李德裕上言一品集正月四日... 狀

種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實計至春末並足

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詔

表便與奏聞實錄上取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

四年正月德裕上言劉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

納一兵集秦狀云如劉稹自來奇令送入鞞不得受

詔王元逵以步騎自土門入應接王逢軍實錄詔

抽兵翦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

三月王逢敗康良佺實錄王幸奏賊將康良佺敗奔

澤州按石會驩在澤州北與河東接

劉濛為巡邊使實錄以濛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

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稱

兵馬應接點夏斯使回日已賜敷書許令代北諸軍

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燕兵馬至多不必先令

稽奏狀二月始以濛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
五平二月初冬防初者皆四年事也
不知的何月
日且附於此

六月減州縣佐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獻替記曰減得二千餘員舊棟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

七月甲辰杜悰同平章事
新表悰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

八月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
實錄新紀傳皆作弘止

弘止今
從之

十二月石雄為河陽節度使
實錄九月盧鈞奏十月雄於時未為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

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

人節度等州各一寺三等留僧
實錄中書門下奏請

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亦依前

教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

人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

諸道共五十四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

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陞每道許泗鳳翔兗

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

淮青倉齊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

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

一道河甲巳教下留十三人按鎮州等凡五十六州

四十一道今云五十五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

亭記曰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色四萬所冠其徒

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

惟十人東京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

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寺四僧各十人郡國
留寺二僧各三人數皆
不同今從實錄前文
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
會要元和二年薛平

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社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色是也

盧鈞還入上黨盡殺亂兵

計澤潞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翦黨項此二事也

先害監軍餽一人軍監軍王惟直恨其不殺節將唯善

旬日而平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善

中人所激澤潞之怒盡須不誅戮罪人如宰曰我送石

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懷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

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與兵計伐恐不如此先除音令新

帥誅翦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救澤潞同惡

兵疑李丕報嫌注劉緯平後處置澤潞與劉鎮同惡

不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文兩端人或王劍通姓名並

不更問凡方是李丕不能逞其憾又云王劍通姓名並

門閱過部伍更令戲實不足惜緣大兵之後須有防

家口縱觀事同兇戲實不足惜緣大兵之後須有防

入潞州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還

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相

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替語自相

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

置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字誤耳

六年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自正月十五日按獻替記

中謂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

上不禮光王怡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曰宣宗即憲

姪文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官者功武懿

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官者功武懿

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
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無至
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
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甌中水盡為芳醪矣
遂步歸藩邸此三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

三月辛酉立怡為皇太叔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

實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則宣宗見百寮也

今從宣宗實錄

四月李德裕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

尉檢校司徒為荆南節度使按制辭皆無責降之語

曰上謂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荆門舊禮裕及

傳曰五年武宗上徽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

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

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

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

五月上京兩街留兩寺外各增置八寺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即

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

兩所外更添置八所注淳石云京都兩街各置十

寺僧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今赦也

八月贈王才人貴妃隨葬端陵蔡京王貴妃傳曰帝

歸燕息處濃澁服如常曰乃取所翫用物散與內

家靜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

什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

先王氏祔焉李德裕獻替記曰自上臨御王妃有喜

房之寵至是以嬌妬恚不測德裕因以進諫無不驚懼
以謂上切戒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無不驚懼
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聖體不豫劇談歸曰
十日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聖體不豫劇談歸曰
之曰或是不諱汝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召而問
生為是日於前歌何滿子一曲聲調佳咽聞
之則此事恐是王才人傳聞不月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白敏中排李德裕

昌亡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

大戶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

都按舊傳緇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

八月史憲忠破突厥餘種在振武之父蓋猶有

二年五月太皇太后郭氏崩太后寢疾權不聽政

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居下遣令是日

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上表請

禮院檢討官王暉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

后歷位七十餘年雖漢之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

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

陵商日之酷即位後懼時居與慶官一網者郭太后

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

又曰抗疏請太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禮院

怒宰曰容縣令周墀亦免相其事昭對云云翌日

於東觀奏記苦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事

平日豈敢輒宣宗或禮故昭爭之以病終而宣宗

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植罷黔中赴關至西川李

士一見植謂崇曰密言於崇曰相公將有甚禍非

中危不能植於闕下賣宅始生之費無闕焉植至

方知感人不知其旨尋除先祿卿報姑待之蜀稍

士曰責人刑部侍郎後宗道安子塔使宗始驚憂

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
端營改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接植會昌中已
自黔中入為大理理卿候今年二
月始為西川節度使今不取

七月石雄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此出范境雲谿友議

三年二月吐蕃三州七關降實錄涇原節度使康季

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也又云說東道節度

五年五月於來降此際未降也又云說東道節度

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之非恐熱帥以來實

錄誤

八月河隴老幼千餘人實錄云數千

十一月幽州逐張直方推周緜為留後舊紀十一月

直方軍人推周緜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緜卒軍人

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

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為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

九無周緜姓張允伸知留後

四年七月周緜薨張允伸為留後舊紀亦無朝廷命

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緜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

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相衙張允伸知留後

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參取之

十月令狐綯同平章事舊紀在十一月

五年二月張義潮降補國史作議朝今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唐年補錄舊紀

夏川名也

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唐年補錄舊紀

獻相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
天德軍奏沙州刺史義潮安景曼及部卷使閻英
達等差使上表請以一沙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
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
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州建州觀蔡營田廬置
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義潮營田廬置
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
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
沙州防禦使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義
二月義潮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防禦使也
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
新傳云三州降

六年六月畢誠除邠寧節度使邊事傳今懿宗召問
七年十二月度支奏天下所納錢數具載是歲度支
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八年九月立皇子洽汭汶為王唐甲戌補封三年正月

新實錄

十年五月韋澳為京兆尹貞陵遺事東觀奏記皆曰

澳杖鄭光莊吏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於延

足放不澳日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

此續貞陵遺事

九月韋廩貶永州司馬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

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摠雲谿友議曰

僕知韋觀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

鄭顥求作相父祗德與書劉崇遠金華子羅編顥

君猶鎮山東聞之遣書謂顥云按實錄九年

十一年正月韋澳出河陽節度使舊傳云十二年

七月流祝漢貞實錄於嶺外初冷人祝漢貞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賤杖漢貞流天德軍

今從貞復出入宮邸乾裕以金帛結之求刺吏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賤杖漢貞流天德軍

十月李承勛奏尚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此事出補國

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考

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

州虜將尚延心以國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

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

收鳳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遊奕使按舊傳高

駢懿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

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於此

十二年正月王式為安南都護舊紀式為安南在

戊午劉瑒同平章事東觀奏記曰十一月侍郎判度支

二月上七日次對上旨上曰御按曆日付瑒令於下

一吉日瑒不論上旨上曰御按曆日付瑒令於下

奏二十五月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祕世無知

者高湜為鳳翔從事湜即瑒舊寮也二日無知

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瑒始

以此事洩於湜實錄瑒傳曰瑒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

帝以曆日付瑒令擇吉日瑒奏二月十五日今從之

二月崔愷由罷相唐問於便殿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

奏云云後旬日罷愷由政事舊傳初愷由與蕭鄴同在

翰林情不洽及愷由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

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瑒同知政事遂出愷由東

川東觀奏記劉瑒既入相與愷由議政於上前愷由

日唯當甄別品流瑒云使削平章事今從唐恩澤浸

衰尋罷相為東川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恩澤浸

五月使優人追李璣節此出東嶺南按實錄大中九

年韋瑒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為右金吾大將軍五

蕭放言柳珪四月璣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

月璣為非定亂蓋於此除璣今置於此

六月安南都護李涿實錄或作涿或作涿或作涿

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

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

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琢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

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

羣蠻導南詔侵邊安南府按蠻書寇安南者南詔

非也

蠻寇安南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書云大中八年

由獨等七縮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

遭侵軼又云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戌卒

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

冬將徒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

兄弟獨小男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

舊紀感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

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涿在

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明矣然則大中八

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

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

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

始載之又不如此寇安南即鄭言

平剡錄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十三年八月左軍副使元元實或作邢元實今從東

宣宗明察沈斷續真陵遺事曰越守嘗進女樂有絕

晨與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揚妃天下至平我豈

畋忘乃召美入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

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盃此太不近人情

恐譽之太過今不取

李玄伯等伏誅東觀奏記畢誠在翰林上恩顧特異

相之謀誠思有以結綯在比門求心得絕色非人世所

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動謂其子日畢

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

返之誠文歷血輸啓事于維綯終不內乃命印貨之

東頭醫言李玄伯上所狎昭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

為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就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

其歡心矣乃進于上上見惑之寵冠六官玄伯燒

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

也

懿宗即位立伯與山人王岳道
士虞紫芝俱弃市今從實錄

九月何弘敬兼中書令東觀奏記大和十三年三月

實錄二月弘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

十二月裘甫攻陷象山錄實錄作裘甫今從之

南詔陷播州舊紀實錄咸通六年無陷播州事惟新紀

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

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備

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蓋謂豐子祐大學成都者也

死則建議減蠻備者必非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二

承事郎太學博士臣李敦義校正

